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没玩够就长大了

杨献平 主编

停下脚步，等等灵魂。

天津出版集团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散文中国

精选

San Wen
zhongguo

没玩够就长大了

杨献平 主编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没玩够就长大了 / 杨献平主编.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8

(散文中国精选)

ISBN 978-7-201-08247-9

I. ①没…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567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黄 沛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11 印张

字 数:120 千字

定 价: 21.50 元



目录 Contents

童年的『年』	徐淑红	1
我在莲花谷的浪漫往事	杨献平	7
在古诗中寻觅城市的春天	董竹林	15
山间的温情	董竹林	17
那些年伏天的朴素记忆	董竹林	20
拂去尘埃就看见童年	陈洪金	23
记得那时年少	杨蓓蓓	34
乡村的童年	罗从政	37
埋	张 谋	42
月光童谣	谢莲秀	45
童言无忌犯『口罪』	梁星钧	58
充饥岁月	李新立	61
种梦的人	秦羽墨	68
牛背上的成长	红茶花	106
秋雨入梦	李瑞民	110
一个人的底片	苍凉逐梦	112



目录 Contents

一棵樱桃树的消逝	张 谋	119
一个昼与夜的距离	于燕青	122
曾经见过天堂的模样	高影新	125
旷野书	赵文珺	128
捉蟹	徐水法	133
偷桃	徐水法	136
抓黄鳝	徐水法	138
西拉塔拉	高安侠	141
风吹过童年	高安侠	150
记忆中的村庄	赵文珺	153
我的两位老师	姜兰芳	155
我当门长	姜兰芳	158
朝上拽与朝下拉	姜兰芳	160
记忆与陷落	张国太	162



童年的“年”

徐淑红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时就在《寒假作业》上看到了关于“年”的来历的传说,据说“年”是一个巨大而凶猛无比的怪物,每年冬春之际都要下山来寻衅闹事,人们想尽办法来对付它。后来发现它很害怕红色和鞭炮声,于是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都要在自家门前贴对联,燃放鞭炮,以驱赶怪物。因为这个怪物的名字叫“年”,于是人们在慢慢把对付怪物之日变成节日后,就把这个节日称作“年”。

原来“年”竟是一个可怕的怪物,但童年时的我们不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年”是那么可亲可爱,一放寒假就扳手指头计算离过年还有多少天。

1.火盆和“松光”

童年的“年”来时,天总是很冷。家里堂屋后面避风处一天到晚都放着一个烧得通红的火盆——就是一口锅状的铁物(有时就干脆用废弃的铁锅)放在一个四方的木架上,木炭放在“锅”里烧。我们家地处丘陵地带,田多山少,木炭比较珍贵,平时都舍不得多放,总是从刚做好饭菜的灶膛里铲出一炉尚存余火的木柴灰放进去,再放几根木炭进去,只有到了过年时才全部用上木炭。黑色的木炭在火盆里一点儿一点儿地烧得通红,变了颜色也变了形状,发出炽热的光,不时地还发出“滋滋”的声音,飞出点点火星——念初中的大哥不无卖弄地告诉我说那是一氧化碳。烧得很旺时,还会有火苗蹿出。童年的我有时从外面与伙伴们追逐打闹回来,把冻僵的小手放在上面烤;有时就坐在火盆边静静地看着这变了形状变了颜色的木炭和这黄黄红红的火苗出神,眼前幻化出



没玩够就长大了

各种美丽动人的景象,一边听着围坐一旁的大人聊天。这些人中有母亲(父亲总是很忙,很少有时间坐在火盆旁)、大伯、伯母,还有来串门的邻居大叔大婶们。

童年的“年”来时,我们还常常会到大姑姑家去做客。大姑姑家所在的村庄在我们的方言里与“马鞍山”同音,念书时在课本中看到这个地名时我感到特别的亲切,记忆起来更是不费吹灰之力,甚至常常幻想着二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这个村紧靠着一座在我们那算大山的山,大概就是“马鞍山”吧。那里木柴木炭都特别多,还有种叫做“松光”的东西,点着一枝,既暖和,又可照明,还有一股奇异的香味——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就是松树脂,而且在我曾经工作的地方随处可见,但我童年时的感觉却再也没了,我甚至固执地认为那“松光”不是这松脂,而是一种只存在于我大姑姑家、只存在于我童年的“年”里的温暖奇妙而且有些神秘的东西,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也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了。就在那温暖奇异而神秘的“松光”的照耀下,我看着表姐们打毛线,有时硬拉着她们陪我玩扑克,更多的时候则是逗好哭的表妹……

这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就要过年了,父亲骑着自行车来接我们了。路不是很远,几十里吧,但一路坑坑洼洼的,特别是还要经过一座很高很陡的坡,父亲载着我们兄妹三人(有时是四人,如果大哥没去学校补课的话),竟然一下也不停,那又高又陡的坡也是一下冲上去的,那时我对父亲真是崇拜极了:这么厉害!有次下了雨,风也很大,我们都没带伞,我坐在中间,前后都有兄长挡着,还有父亲宽厚的脊背,到家身上竟然一点儿都没湿,大家都啧啧称奇。

2. 雪

童年的“年”来时,还常常会下雪,那更是我们盼望的。下雪是童年的我们最盛大的节日。早上一听到了雪,再能睡的“懒虫”也会顿时睡意全无,马上起床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穿上衣服飞奔出去,跑进雪的世界。我们实在是太喜欢这洁白的雪了,喜欢这被白雪装扮成的童话世界,没来由地喜欢。望着这白雪,我们的眼睛就会闪闪发亮,我们的



心就会盛满喜悦。我们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在田野上在村道上奔跑追逐；我们以干涸的田沟为战壕，以随手抓起的雪球为武器，在白雪覆盖的“战场”上追逐着我们纯净的欢乐和我们幼稚的梦想……稍稍长大后，我就开始学会欣赏白雪覆盖的田野和我家院子里“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美景了。

3. 河 边

雪后放晴，村里的女人们可就忙坏了，河边是最热闹的：洗桌洗凳的，剖鸡剖鸭的，夹杂着村妇们此起彼伏的谈笑声。母亲虽是一个知识分子，动作没有她们熟练，但此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她们的行列，且以其勤奋和清洁程度赢得了众人的肯定——她们都常常开玩笑地说母亲要洗房子了。我们偶尔会过去帮帮忙，更多的时候则是在旁边跑来跑去，等母亲洗好后就赶紧跑过去争着抢着将洗好的东西抬回家去或者干脆就放在河边空地上晒。我们最喜欢看到这景象了，因为我们知道，过年的日子更近了。

4. 春联和年画

贴春联、年画是过年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了。因为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我家的春联从来不用去买，那时买春联的也很少，童年的“年”来时，总会有四邻八舍的拿来红纸请父亲帮他们写春联，因此每到这时，父亲总是很忙。父亲为此专门买了本对联书，还常常要我们兄妹想对子，尤其对我期望值很大，可惜我虽然从小语文不错，但想对子却一直不太行，总是绞尽脑汁。春联写好了一般是父亲或者大哥领着我们去贴，很郑重地，“年”来到之前必须贴上。有一次父亲有事很晚才回来，我们连夜举着灯贴好春联才去休息。我们是年三十的早上过年的，所以头天晚上必须要贴好呀。

还有年画。童年的我喜欢门神画，还有各种花花绿绿的人物画，最喜欢的是那种印有图案、配了文字、有故事情节的连环画。我到邻居家



没玩够就长大了

串门时总要把他家堂屋两旁板壁上的“连环画”看完才走,有时还追到人家厨房里去看。父亲从单位拿来的挂历在那时可是稀罕物,父亲把它撕开,就变成十二张画了,贴在房间里。我们那时与大伯合住一屋,各住半边。我家这半边又用木板隔成了前后两间,我们兄妹住后半间,父母住前半间。父母住的前半间楼板衔接处往下延伸出一截木板来,挂历画就贴在那儿,贴上去之前先要把下面的日历部分裁去,这样就与木板的长短相当,也免得让人一眼就看出是挂历撕开的,更重要的是这裁下来的部分拿来给我们包书皮也正好合适,而这比我们原来包书皮用的报纸还要高级,让同学们很是羡慕。我稍稍长大后则开始喜欢山水风景画了。

5.年 饭

我童年的“年”可能与别的地方都有所不同,我们不是在晚上过年,吃年夜饭,而是在早上过年,吃早饭。

我们还躺在被子里,父母就开始忙碌了:父亲掌勺,母亲打下手。闻到饭菜的香味我们就赶紧兴奋地起床了,跑到堂屋一看,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就在眼前了,诱得我们直流口水。年夜饭的味道实在是好,至今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饭菜。鸡肉是少不了的,但我从小就不太爱吃,感觉很腻人,却爱吃鸡肉里面的香菇,还有鸡皮和鸡汤,再就是父母说吃了会梳头的鸡翅膀。菠菜也是必有的,父母说小孩子吃了菠菜就会“bo”(家乡话就是跑的意思)。还有一种现在很难吃到的食物:灌肠。好像是猪肠里灌了糯米和猪血等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对于吃的我向来只管吃不关心怎么做的。只记得是一个管子样的里面红红的软软的很好吃,每年都是伯母亲手做的。童年的“年”我们都是和大伯、伯母一起过的,正好把一张八仙桌围满,四条长凳再加两把方凳。大伯负责弄饭。这年夜饭也是有讲究的,总是弄成宝塔形,顶端很尖很尖,总是让年幼的弟弟最先吃,吃那个“尖尖”,称为“饭尖”——大人说吃了“饭尖”小孩子就长得快。长大后,我们兄妹四个就弟弟长得高,不知是不是真的与此有关,可是还是没有父亲及大伯高。



我们要过两个年,年三十这天早上称为大年,头天的早上称为小年,都要吃年夜饭,当然大年的年夜饭最丰盛了。

6.爆 竹

对于爆竹我一向没有什么好感,曾亲眼看到一个开始未引着的爆竹在大哥的手上爆炸,更加重了我的恐惧,至今看到小孩玩爆竹就会远远地躲开,但在童年的“年”来时,却与它很亲密,甚至有些喜爱。大年初一吃过早饭,我们兄妹几个就在大哥的带领下欢天喜地去拜年,每到一户人家门口,不论是亲戚还是师友,大哥他们都要放一挂爆竹(当然是那种小爆竹,这是我们每次拜年时必备的物件),爆炸声过后,我们就一齐拥进去高声喊着:“拜年了!拜年了!”然后就在长辈们亲切的笑容中抓起一把花生或者瓜子又往下一家走去。就这样,在爆竹声的此起彼伏中,我们走过几乎整个村庄。那时我甚至动过念头想亲手放一挂爆竹,但试了试,始终还是不敢,至今引为憾事。

7.“鬼”年

过了大年初一就是大年初二了,这在童年的“年”里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天是“鬼”过年——即死去的人过年的时间,因此是绝对不能出门的。如果这天你到别人家去,就等于是诅咒人家。但,可以,也应该给死去的亲人拜年。有一年,我就在这天随着大伯和大叔拿了些香烛和酒肉上山——那时爷爷还在,我们到了奶奶、老奶奶、叔公、伯公还有许多我叫不来的更没见过面的祖辈的坟前——有的坟已不能称其为坟了,只一个土包若隐若现,上面长满了杂草。我跟着他们在山中穿行,真惊异于他们还记得如此多祖先们坟的地点,连已经与山连成一片的坟他们都记得。

童年的“年”里,这一天是最难熬的,不过有好友不顾这些忌讳(也是在家里憋得难受)悄悄来访,才带来一些乐趣。稍稍长大后,我倒喜欢安静地待在家里,吃着父亲亲手蒸的、我自己也亲身参与了制作的



没玩够就长大了

香喷喷的萝卜饺,坐在大伯家的黑白电视机前(那时我家还没买电视机,过了几年后直接买了彩电,不过是二手的)看着过年的电视节目,感觉很惬意。那年看的电视剧我至今还记得叫做《秦淮人家》,也还记得该剧的主题歌里的一句歌词:“人与人之间一条河,此岸是我,彼岸是你……”我知道,就在那一刻,我的童年结束了,童年的“年”也渐渐远去了……



我在莲花谷的浪漫往事

杨献平

开学那天早上，核桃还在树上，有相当一些无可奈何地熟了、脱皮，掉在树下的茅草窝里，但大部分还青着，掩映在绿叶间，风一吹，才隐士般露出半张脸来。太阳眼不见就从东边山后跳了起来，可还是没我起得早。要在以往，不到太阳把我家那只大白公鸡照得咯咯乱叫几十遍，我是绝不离开被窝的。这次不同，黎明还没彻底转身，父母亲仍旧睡着，我就开始眨巴眼睛了。打开房门，附近田里似乎有了零星的响动，好像是有什么动物在用嘴抚摸日渐干枯的玉米和谷子叶子。对面层叠的山峦轮廓清晰，满坡松树黑得像是一块巨大黑粗布。

我拉着电灯，又检查了一次昨晚就整理好的书包。书包是母亲用很多碎花布拼接起来的，很大，要是装粮食，可以装十斤。可里面除了文具盒和几本新买的作业本，什么也没有。早在升学考试结束后，我就问教一到三年级的孙资老师：能不能先把四年级课本发给我们？孙老师斜着眼睛歪着脸，看了我半天才说：还不知道你能不能考上四年级哩！我一阵脸红，旁边几个同学也捂着嘴巴嘻嘻笑。

我当时羞得无地自容，对孙资老师的印象再一次一落千丈。

我总是记得，上三年级时，有几个大年级同学经常欺负我，趁我不注意往我脸上吐唾沫。同学和大人们都说，吐在脸上的唾沫会变成雀斑。果不其然，我脸上就生了一大片星罗棋布的黄褐斑。母亲问我：这是咋回事？我如实说了。母亲很生气，到学校找到孙资老师，说：您能不能管管那些学生？孙资老师说：孩子们间打架，闹着玩儿，谁能管得了！母亲说，你是老师，最有权威了，那些孩子都听你的，你说句话不就行了？

原先在椅子上坐着的孙资老师忽地站起来，大声对我母亲说，我凭什么给你(孩子)说！我当时站在母亲一侧，一只小手拉着她衣角，还



放在嘴里嚼。孙资老师那句话刚出口,我就明显感觉到母亲凭空打了一个哆嗦。

母亲眼睛大睁,嘴巴张了几下,看着孙资老师,想说话又咽了回去。原地站了好一会儿,一把抓了我的胳膊说:儿子,咱回家!我脑袋嗡的一声,不知所措。母亲也知道我热爱上学,她那样做,无非是想在孙资老师面前挽回个面子——以要我退学的方式,期望孙资老师挽留,哪怕是一句话,也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尽管这样,孙资老师还是一声不吭,坐在椅子上,看了我和母亲一眼,端起学区统一配发的白铁茶缸子喝了一口茶,把脸扭向一边。母亲迟疑了一下,拉着我,到教室里拿了书包和凳子,沿着学校旁边一面浮土山坡往家走。母亲向上爬,我在后面拖。母亲知道我的心思,上到半山坡,叹了一口气说,想上学你就还回学校吧。我没看母亲脸色,就扛着凳子背着书包一溜烟回到教室。

我和同村同学老民棍子一块儿到学校后才发现,我俩还不算最早的。好多同学已经到了,书包挂在凳子上,三五一群,在阴凉墙根说话;有人叫喊着追逐打闹,然后又笑着分开。我对老民棍子说,叫你早点来,你偏偏磨叽,像个懒娘们儿似的。老民棍子龇着牙说,确实如此啊,真没想到,兔崽子们比咱俩还欢,蹄子蹿得真快!

院子里大都是同班同学。其中,外号尿炕猪的朱有生与我和老民棍子最熟悉。一般男孩子八九岁后就不再尿炕了,可朱有生十一岁了还天天尿炕。他父母不愿别人知道,即使尿炕猪尿炕了,他们也不言语。有一次,我和老民棍子伙同尿炕猪跋山涉水,去到一个荒无人烟但野果树特多的地方。三个人在森林里吃饱了,坐在树荫下歇息。一开始说些不打紧的扯淡事儿,再后来,由我开始各吐真言。轮到尿炕猪,他犹豫了几次,再三要我和老民棍子保密,还要我俩发誓:谁要是说出去,谁以后生孩子就没屁眼儿。

可还没到第二天中午,朱有生尿炕的毛病就在学校尘土一样传开来。尿炕猪面色铁青,找到我和老民棍子,眼睛瞪得牛大,从嘴巴到肚皮简直就像一架鼓风机,厉声责问我俩谁说的。我和老民棍子相互看了看,一头雾水,还没正式回答,就听尿炕猪哼了一声,圆鼓鼓的小身



子就像皮球一样被教室吞没了。

尿炕猪见我和老民棍子也来了，招呼几个和他玩得好的同学，小猪追奶一样闪到一边去了。我和老民棍子故意把凳子、书包放在他先前的位置，然后和几个同学拉呱起来。

太阳照得人和田野一样热气腾腾了，教四年级的刘老师才来，随手打开教室门，招呼我们进去。我们各自捞了东西，像挤公共汽车那样，各不相让，挤进窄小的教室。

教室里落满灰尘，课桌和讲台上也是，还有清晰的老鼠爪印和鸟粪。大家都止了脚步。我和老民棍子快步冲到最后靠左一张课桌前，先把学校要求自带的凳子放下，再把书包擦上去，算是占了一个好地方。

我和老民棍子一向不喜欢抛头露面，尤其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最多的就是前排的那些同学，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看不清后面同学的脸。尿炕猪喜欢表现，把自己的凳子和书包放在最前面正中一张课桌旁边，然后大声说，咱搞搞卫生吧！这时，同学们各自找了喜欢的位置，一阵噼噼啪啪后，分别抄了扫把和铁锨，行动起来。我和老民棍子拿了早就没有一点儿水分的抹布，提了水桶和抬水的木棒，出了教室，沿着马路，去不远处的河沟抬水。

学校门前没有自来水管，每次打扫卫生，都要从河沟抬水。出了教室门，老民棍子就说：扫土的事情让他们干，咱们抬水，不用沾土！我说老民棍子，你那个黄毛脑袋就是聪明！

我和老民棍子正说笑着，一个女孩子从马路下冒了出来：鬓前刘海，后脑勺绾着一根马尾巴，脸颊粉白，一双眼睛不但双眼皮，还亮悠悠地汪人。她下身穿着一件发旧的黄军裤，上身穿着蓝褂子。左肩扛凳子，右手提着和我差不多的书包。老民棍子说，这不是刚上三年级的张霞么？这时候才来？

我说，来得迟省了打扫卫生呀。老民棍子哼了一声说，她就这样，老留级，比咱俩还大两岁哩！

张霞迎面走了过来，看到我俩，脑袋故意低了一下，后脑勺的马尾辫高高耸起，更像马尾巴了。

等我们俩抬水回来，把清水晃晃的水桶踹在教室，其他同学早已



经把书包打开,文具盒也摆了出来。我和老民棍子像是多余的人。为了及时消除尴尬,老民棍子故意大声说:擦桌子!说完,拿着滴水的抹布走到刘老师讲台上,三下五除二,就擦了个纤尘不染。又洗了抹布,径自走到我俩课桌旁,擦拭干净后,也没再洗抹布,顺手扔在窗台上。

刘老师在门口干咳一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女生。细一看,是我们在路上遇到的张霞。我还没顾上和老民棍子嘀咕,刘老师又干咳几声,清了清嗓子说:同学们,我代表村小学宣布,大家进入小学四年级学习。以后,我们这一个班就是一个整体,一家人,大家都要团结,好好学习!然后是掌声。刘老师摆了摆手,看了看一直站在讲台下方的张霞,正脸说: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我想大家也都是相互认识的。她就是从三年级来到我们四年级的张霞同学。大家欢迎!说完,带头拍起巴掌来,我们是习惯拍手掌的,尤其是老师提议。潜意识里,拍手欢迎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掌声中,我看见张霞原先白白的脸蛋一下子成了一颗红柿子,大眼睛里面满是水,里面倒映着鸡冠花一样的羞涩。

我和老民棍子还没反应过来,张霞就被老师安排在了最后一排,跟我和老民棍子一桌之隔。起初几天,我能看出来,张霞很不自在,总是低头看着自己的书本,从不东张西望,在课堂上只是盯着老师和黑板,就连我这个近邻,也只是在下课和上课的时候才无意看上一眼。

尽管上了四年级,各方面意识有所增强,但同学间的戏耍和打闹甚至恶作剧仍然在下课、放学后一如既往地发生。其中,最惨烈和最持久的“战争”是村与村之间,主力军是我们这些同学,领军人物是已经上了初中的学生。在有月亮的晚上,两个村的孩子在坡上坡下展开战斗,武器是石子、土块和到处可见的荆条。武器呼啸往来,很多人脑袋上面因此留下永久的伤痕。我也不例外,光脑袋上就有五个地方出血,两个形成疤痕,至今藏在头发里面。

而女孩子很少参与此类战斗,勤劳、腼腆。每天放学,她们很快就回到家里,做作业、帮父母干活。春夏秋冬,我总是可以看见张霞,不是胳膊上挎着篮子给猪割草,就是扛着锄头之类的帮着父母到地里干活。

她家的地大多在我们家新房子下面,我在院子里写作业或者和母亲顶嘴吵架,她都能看见和听见,只是不好意思打招呼而已。



秋天,庄稼彻底成熟,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村庄几乎空了,田里人影晃动,玉米倒下的声音此起彼伏,轻佻的谷秆带着细长的叶子,在尚还温和的风中摇晃。树叶开始下落,核桃、栗子、山楂、酸枣等果实也都落在了院子和房顶上。整个村庄沉浸在收割的繁忙之中,就连尘土封锁多年的老房子里,也弥散着新鲜的谷物气息。

刘老师是民办教师,也得种地,但不大耽误我们上学。有时候,上完课,刘老师就回家或者办事去了。我和老民棍子本来就不是安分的人,老师不在,更加肆无忌惮。无论我们怎么玩耍和叫喊,旁边的张霞都似乎听而不闻,一声不吭,攥着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作业。

有一次,我和老民棍子正用脚对前排两名女生实施蹬凳子的恶把戏,我突然觉得有双眼睛在看我,我猛一扭头,是张霞,眼神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我愣住了,准确说是僵住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眼神,有一种光和类似溪水一样的东西,从我的眼睛进入,流遍全身。

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甚至在老师讲课时,她的眼神也会传过来,在我脸上尤其眼睛里摩挲。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内心温暖,还觉得特别优雅、清澈和快乐。我也突然变得沉静起来,像她一样,趴在课桌上,时不时相互看一会儿对方,下课后又一句话不说。我和老民棍子在院子里打闹时,她就在一边看着,神态专注,似乎就是为了看我一样。后来在马路上遇见好多次,她的眼神总是很沉静,看我的时候,却又充斥着某种意味。

有一天放学,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好朋友兼同桌老民棍子。我俩坐在村口的一棵小核桃树上——两根枝桠成为了我们秘密交谈的场所。听完,老民棍子大人似的说:我也看出来了,她对你有点儿意思。现在好多人不到二十岁就结了婚,如果可以,你们也可以现在就发展。我当时觉得这有点儿天方夜谭,后来又觉得很实在。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似乎就是将来能够找一个非常称心的老婆,虽然朦胧,但它已经势不可当地发芽抽穗了。

几天后的夜里,我从睡梦中突然醒来,想到一个问题:张霞的母亲先前是从我们村嫁出去的,按辈分,我还得叫她姑姑。按乡俗,张霞是不可以再嫁回村子里的。想起这个问题,我在黑暗中辗转反侧,沮丧莫



名,直到夜猫子惨人的叫声穿过窗棂,在我耳膜里荡起一大片恐惧,才用被子捂着脑袋勉强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专程到老民棍子家,一边看着他吃饭,一边说给了他。老民棍子鼻子嗯嗯了几声,说,按道理,应当是那样的。他说的时候,我眼睛一直咬着他的嘴,可直到他把饭吃完,也还是保险柜一般,再没漏一个口。

上课时,我的眼睛里似乎多了杂质,看张霞,尤其是与她不经意对视时,不由得心里发苦。而张霞一如既往,没有丝毫改变,但看我的眼神更清澈了,光芒里也还多了一些东西。没过多少天,同学们似乎都知道了我的心思。泄漏消息的除了老民棍子还能有谁?某日,放学后,我和老民棍子在核桃树上吵了一顿,又在树下打了一架。结果是两人都鼻青脸肿。回家后父母问,我说是自己碰的。不料老民棍子说出来了,他母亲带着他到我们家来兴师问罪,我母亲指着我的几个伤处说,俺儿子也没占便宜。

秋天尽了,大地下沉,草木萧疏,但白天的阳光依旧很温暖。我和老民棍子经过一段时间的冷战后,不知什么原因,又重新和好。一次下课后,又在一起玩耍,张霞倚墙站在我们的对面。我和老民棍子摔跤,老民棍子冷不防把我按在地上。我正反击,站在一边的尿炕猪趁张霞不备,一下子把她拉倒在地,正好和我头脚、腰身一致地面对面侧躺在一起。

已经爬起来的的老民棍子愈加兴奋,和推张霞的曹路、尿炕猪齐动手,把捂着脸的张霞和我又往一起推。我从手指缝里看到张霞的眼睛,光亮明丽,脸颊绯红,甚至有点发紫。更重要的是,她是笑着的,一丝哭相和怒意都没有。

上课的钟声棒打鸳鸯一般当当地响了。从那以后,我心里渐渐明朗,也愈加坚定。老民棍子也讨好似的说:张霞的姥爷跟咱们这杨姓根本不一家。咱们是从山西左权搬来的,他们是从山西太谷来的,差了好多代,又是别门,不碍事。为感谢老民棍子说的这番话,我专门从家里偷了五个鸡蛋,换了半斤糖块,和老民棍子坐在核桃树上吃了一个中午。